

## 《源氏物语》英译本特点分析

杨芳<sup>1,2</sup>

(1.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2.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有四部英文译本, 不同译本展示了相悖的物语世界。基于译文特色的视阈, 采用文本细读、对比研究、引入学者们的批评意见等方法, 对末松谦澄、Waley、Seidensticker、Tyler 四个英译本进行研究, 发现末松译本原文用典把握正确, 和歌翻译妥当; Waley 使用归化译法, 译本选词优美, 行文典雅, 但专有名词多处误译; Seidensticker 用异化原则处理译文, 题名翻译不妥, 和歌误译; Tyler 译本多用长句, 用双句手法翻译和歌。

**关键词:** 《源氏物语》; 英译本; 译文特点; 启迪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0)03-0087-08

### Characteristic of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s of *Tale of Genji*

YANG Fang<sup>1,2</sup>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2. Liberal Art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main English Translated Edition about the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work *the Tale of Genji*. The different translated edition are demonstrating contradicted *Monogatari* world. This thesis discusses from the angle of view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 using text close reading, the contrast researching, introduce scholars' criticism opinion and so on methods, to study four translated editions wrote by Suematsu Kenchou, Waley, Seidensticker and Tyler. Through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s, giving following Chinese translator inspiration on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of *the Tale of Genji*.

**Key words:** *the Tale of Genji*;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 characteristic of translation; enlightenment

《源氏物语》成书于1001—1008年, 1882年首度漂洋过海由日本外交官末松谦澄<sup>①</sup>译介至英国, 末松的第一个英译本质量不高, 仅翻译前十七帖。真正引起反响的《源氏物语》英译本为英国学者Waley所作, 虽然被认为是当时最具有价值的文学译介成果, 但同时也受到语言纯正癖者(purists)的攻击, 认为该译本没能忠实于原文, 译文风格过于散漫自由。1976年, 第二个英全译本是美国Seidensticker译本, Seidensticker力图改正Waley译本

的缺陷, 使译文更贴近原文, 但对人物、建筑、服饰等名称的翻译仍有随意处。2001年第三部全译本由Royall Tyler翻译, 纽约Viking出版社出版发行。Royall Tyler一方面借鉴以前的英译本, 另一方面用大篇幅对原文的和歌典故及和风文化进行描绘。从末松的节译本, 至Tyler的全译本, 《源氏物语》英译本不断完善, 其改变的特色与风格见证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而不断嬗变的社会、文化、历史也促使译者不断完善其翻译方法。

收稿日期: 2010-04-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8YBB227);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08C420)

作者简介: 杨芳(1971—), 女, 湖南长沙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

#### 一、末松谦澄译本: 准确把握原文用典

《源氏物语》海外传播始于1882年日本外交官末松谦澄的英文译介。该译本1890年被《波斯

文和日本文学》收录,1894年被[英文日本文库]丛书第二卷(丸善)收录,译本涵括原文前十七帖,标志着日本古典文学开始走向世界文学舞台。译者末松 1855 年生,1878 年作为日本大使馆付一等书记官渡英见习,翌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学,滞英期间向日本国内政治家汇报欧洲政治形势和英国外交政策。末松伦敦之行有较强政治意识并肩负外交目的,其翻译行为的目的是向西洋诸国弘扬日本文化,希望本国文化得到当时强势西方文化认同,借以拉近东西方文化距离<sup>[1-3]</sup>。

言及末松的译本(2000 年版),值得一提的是译文前的两个重要序言,一是扉页 Terence Barrow 博士的「新版介绍」,二是末松的「序言」<sup>[2]</sup>。

### 1. Terence Barrow「新版介绍」

Terence 博士从一位西方学者理性视角出发审视东方感性文学,从异文化的视阈出发,评点末松谦澄译本,认为其摘译是为「方便读者」之故。「介绍」对平安时代、源氏物语、紫氏部、光源氏、Waley、末松谦澄等都有涉及,肯定了《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Terence 认为日本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后,和风文化体现了较强的生命力,《源氏物语》是这一例证:

在这以前的飞鸟(Asuka)和奈良(Nara)时代,中国文学作品、佛教和其他一些国外思想被译介绍进入日本,(日本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并没被外来文化完全同化。相反,平安时期,这些外来者基于日本传统古典文化范式被日化。

2000 年版的「新版介绍」,是现时的且较为科学客观,是末松「序文」进一步引申,为译本整体形象加入了西方学者诠释东方文学的现代元素。

### 2. 末松谦澄「序文」

末松在 Terence 博士的「新版介绍」后用「序文」总括了自己翻译意图。「序文」体现了浓厚的东方文化特色,同时也表现出东西文化的交融。

末松首先将小说写作起因神秘化:

传统上认为这部小说最初创作缘于彰子皇后被伊势庙女神请求:能否让皇上介绍一个有趣而浪漫的故事,因为(之前)那些个老故事太旧、太熟悉了。于是,彰子皇后请求紫氏部编一个新故事,结

果就出现了这部小说。

接下来「序文」中写道:

传统上认为……。八月十五月圆之夜,天空晴朗,能远眺数米。湖面平静、如镜,满月白色玉盘的倩影映在银色湖面,难言之美。氏部凝视着眼前景,心越来越宁静、想象力越来越活跃。她所要撰写故事的情节与整体构思如同神示,偷偷影印在她脑海。

「序文」中上述两段起头都用了 traditon(传统)一词,表明两段所述内容在日本民族文化中有共识。陈述作者创作动机时,末松使用了浪漫主义描写手法,在无史实考证的前提下杜撰了小说创作起因,使译本弥漫着东方文化浪漫神秘色彩。同时,又借助 divine influence(神示)<sup>②</sup>一词,表明神的力量无所不在,迎合了西方信仰基督教读者的审美情趣。「序文」还谈到紫氏部的文论观,对紫氏部做了背景介绍,借此表明日本平安时期女性的教育水平偏高。最后末松在英译本序文中称自己翻译这部作品主要目的“与其说想使读者愉悦,更想表达的是对人间性(human nature)的思考,告知人们千年前日本社会、政治状况的真实情形,让读者将日本中世和欧洲近代的状况做比较,从而说明日本平安时期文化洗练典雅程度超过欧洲”。

3. 末松译文特色:对原文用典把握正确,和歌翻译妥当

末松是几位英译作家中唯一一位非英语母语者,故而其译作相对后继几位母语为英语者在用词取典上要略逊几筹:用词浅显、粗糙、通俗,不可译处大量做注进行解释说明。但是末松利用其日文书语娴熟的优势,在翻译过程能较好地把握原文典故,让其后几位母语为英语的译者望尘莫及。以「桐壶」卷和歌第二首的英译文为例:

原文

「宮城野の露ふきむすぶ風の音に小萩がもとを思ひこそやれ」

直译

宫城野的风裹着露,听着风的声音,深深想起了小萩(幼子)小时候的模样。

末松谦澄译文

“The sound of the wind is dull and drear  
Across Miyagi<sup>③</sup>'s dewy lea,  
And makes me mourn for the motherless deer  
That sleeps beneath the Hagi tree.”

[Seidensticker] At the sound of the wind,  
bringing dews to Miyagi Plain,

I think of the tender hagi upon the moor.

比较末松与Seidensticker的英译文,显然末松在诗的句阵与韵律上(drear与deer押韵)要优于后者,仅置换了原诗中的一个意象,将“小萩”换译为“小鹿”,且将重要的歌枕“みやぎの宮城野”做了注(一个非常翔实且充满诗情画意的注释)。Seidensticker对日本古典文化、文学了解不精到,因而忽略了宫城野的歌枕功能,没能对“萩”所隐喻的意象进行解构与重构,即没能很好地体现“小萩”一词的文学功效。

学者们一方面肯定末松译本的历史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对其译作的质量颇有微词。例如他将むらさき(紫姬)译成Violet(紫罗兰),这一译法实际上把むらさき(紫姬)刻画成了一位一本正经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对于《源氏物语》这样情景的小说是很不适合的。

作为《源氏物语》首个英译本,末松译本在英国问世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且评价颇低。这绝非末松谦澄译作质量不高,的确是因为在跨文化语境翻译中,有多处人物事件不能等同、等通,使得缺乏日本文化知识背景的英格兰人难以产生共鸣。

## 二、Waley 译本: 极具语言艺术鉴赏价值

Arthur Waley从1921—1933年将《源氏物语》以六卷形式翻译出版<sup>[4]</sup>。Waley译本选词优美,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后被转译为瑞士语、法语、荷兰语、德语、意大利语,使得日本文学在西方世界变得非常有名。但是,译本没有保留原文风格,任意删减、篡改了多处原文,这点为后续译者Seidensticker与Tyler刻意回避。

### 1. Waley 译本的特点

(1) 选词优美,行文典雅。“优秀的翻译作品,

与其说它是原典的模范式翻译,不如说在后人眼中更多时候它被看做是译者时代母语文体理想标本的语言艺术作品。”<sup>[5]</sup>Waley的译本具备英语艺术作品的特点。Waley的英译本用词贴切,行文优美,宛若散文抒情诗,被Chamberlain称为“the most beautiful English prose of our time”<sup>[6]</sup>。Waley翻译时以段落为单位,先读懂日文大意,之后进行想象,再将想象部分用英文还原,最后将译文与原文对照,如果意思相差甚远,再遵循英语语言的审美原则,将内容增减。所以Waley译作被称之为“more as original works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an as translations as such”<sup>[7]</sup>。

(2) 专有名词多处误译。文化的不对等是翻译工作中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Waley译本最大的缺陷是没能将情节真正融入日本式的环境中。他采用了一系列的词语和词组,使《源氏物语》里的六条院最终看来竟然是一座半西式、半地中海式的古怪屋子:六条院里不仅有“圆柱门廊”、“露台”、还有面向花园的“凉廊”,庭院里则有“花坛”和小型“护城河”;六条院的男男女女坐在“椅子”上,通过“窗子”看向外边,退回他们的“卧室”,躺在“睡床”上,“源氏冲进了他的会客厅”、“他从长长的梯子上走了下来”,而不管是谁,只要想要写字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个有抽屉的桌子:“他坐在台灯旁,看着很多书和信。突然他把旁边桌子抽屉里的所有信都拿了上来”。整个译本没能体现出日本平安时期建筑的特色和贵族妇女的生活。

(3) 使用归化译法。日本古典文学优美典雅,《源氏物语》中光源氏与众多女子的情爱故事用源氏生命的车辙串联,实则叙事人在这繁花紧凑的链条式的叙事技巧后面,讲叙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及对生命归途的思考,特别是第四十一回「云隐」,标题之下空无一字,让读者不由得对光源氏,又或每一鲜活的生命个体中曾有过的爱、热情、满足这一切渐入迟暮、消亡时的无奈与遗憾。在此前提之下,中日学者们认同《源氏物语》文本中反映的「幽玄」、「有心」、「物哀」。西方学者则有不同看法,Chamberlain认为:

“日本文学中最缺乏的是创造性,它还缺乏想

法、逻辑推演、深度、广度及立体感,它太胆小畏怯,太单维单向,由而它不能更有深度、更有目的地处理、驾驭文本叙事”<sup>[8]</sup>。

基于东西文化的不对等,原文中不可译处、难于理解处繁多。Waley翻译时使用归化原则,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英语话者提供自然流畅的译文,“把外国文本中的价值观隐匿在本国的价值观之中,令读者面对他国文化时,还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sup>[9]</sup>Waley总是力图将其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符合西方浪漫主义人物色彩,努力使其形象让西方读者不感陌生。

## 2. 对 Waley 译本的评价

Waley在翻译时没有太多考虑自己译本在翻译上是否符合学术规范,他最为关心的是它作为英语艺术作品是否能受到英国文坛的欢迎。或许因为他认为“《源氏物语》(原文)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复杂性其实不比格林兄弟写的童话高明多少”<sup>[10]</sup>,为了从心理审美的角度提高译作的可读性,Waley通过对原文的删除与改写,增快或减缓小说的叙事速度。《源氏物语》Waley译本出现后,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Ivan Morris<sup>[4]</sup>在*The Genius of Arthur Waley*(1970)中赞扬Waley译作「与原文相比,表现出他严格忠实于作者原意」。但Pearce认为译本「添枝加叶(embroidered),有时有些迂究(pedantic)而不完整」<sup>[9]</sup>; Seidensticker则称「他非常大胆地削减和删除(cut and expurgates)」<sup>[11]</sup>;「破坏了小说的整体结构,将源氏描绘得好似爱德华绅士」;<sup>[12]</sup>林月文指出「虽然译笔十分典雅优美,唯长有更改、甚至删省原作以适应英文读者处,故取为西方人士初识日本古典文学则可,以之为中译之参考,则未为合宜」。Waley译本被指责改变了原文的风格,很明显他并非做逐字逐句、字词相对的精确(accurate)文学翻译。对此,他申辩为:《源》是一部较长的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投入了不少自己的诠释,(改写的原因是)让重塑的人物形象看上去像英文话者<sup>[4]</sup>。

“In short, what I have been able to give bears the same relation to the original as the photograph of an oil-painting bears to the painting. One whole element,

and this a vital one, is lost. But a clear photograph, which though it omits much, at least adds nothing foreign, is generally preferable to a hand-copy.....I give the reader black-and-whites. He must colour them by the exercisr of his owm imagination. But I have carried the metaphor too far. For a photograph can never be a work of art. And if I have failed to make these rranslations in some sense works of art-if they are merely philology, not literature-then I have indeed fallen short of what I had hoped or intended.”<sup>[5]</sup>

整体看来,Waley译本不愧是诗人的感性与译者天赋充分发挥的名译作。Waley自在地用英语从自己的视角重写一个首尾呼应的故事,不拘泥于原文,没有翻译腔、地道自然。

## 三、Seidensticker 译本: 忠实于原文

Seidensticker大半辈子生活在日本,写了不少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的佳作<sup>[13]</sup>。除《源》译本外,Seidensticker还出版了《源》研究相关书籍《源氏的那些日子》(*The Genji Days*.1977)和《西洋的源氏与日本的源氏》(*The Western Genji The Japanese Genji*.1984);前者节选自其日记,后者为他翻译《源》期间所撰论文汇编。Seidensticker翻译态度较Waley严谨,全书几乎没有任意变更、删改之处,但译本中题名、人名的翻译存在不少问题。

### 1. Seidensticker 译本的特点

(1) 题名翻译不妥。《源氏物语》中的章回名称不由作者紫式部命名,而是由当时的读者为了阅读的方便自行添加的。这些章回标题大多数源于这一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诗歌、一段对话中的某个词句、或是展现出来的整体意境,因其中大都包含着日语中特有的文字游戏,而这种文字游戏是很难翻译成让英语读者一看即懂的英文,所以Seidensticker翻译这些标题时都颇费周折。以第三章题名「空蝉」为例,「空蝉」出生中流贵族,嫁给年老的伊予介作后妻。光源氏十七岁那年与她结下一夜情,恋恋不忘。其后,在其弟带领下再次与其幽会,空蝉起身逃跑,落下一件薄如蝉蜕的单衫。光源氏将单衫放在自己衣服下就寝,辗转不能成

眠，遂起身做歌一首：

蝉衣(うつせみの)一袭余香在，睹物怀人思绵绵。

和歌中将女子落下的衣物拟作蝉蜕/知了壳(うつせみ空蝉)。末松译本中将“空蝉”译为Beautiful Cicada(美丽的蝉)，Seidensticker将其译成The Shell of the Locust(蝉壳)。末松的译文没能对应于原文，Cicada一词作为昆虫的学术用语，英国的一般读者难免陌生，且英国没有蝉这一物种。从字面一一对应上来看，Seidensticker更忠实于原文，但考究起Locust一词，发现有诸多不妥之处，Locust主要解释为“蝗虫”，仅在美语中有“蝉”之意，与Locust相关的解释有“破坏成性的人、贪吃的人、警棍”。这样一来Seidensticker的“The Shell of the Locust”的译文与原文所表述的美人走后“蝉衣一袭余香在”留有余香、余情的佳境相隔甚远。

(2) 和歌误译。造成和歌不可译及误译的障碍有以下三个方面：1) 字里行间表现出的日本人特有的感觉、感性的不可译；2) 日语暧昧语言特征的不可译；3) 歌中有的诸如「や」等咏叹、婉曲的助词、助动词，及和歌体现出的余韵难以翻译。以「桐壺」卷和歌第三首为例，考查 Seidensticker 的和歌翻译。

桐壺帝命初負命妇前往更衣娘家探望小皇子，命妇将帝的嘱咐传达给更衣母亲，夜深临别，「凉月西沉，秋天如水；寒风掠面，顿感凄凉；草虫乱鸣，催人堕泪」(丰子恺：1980)，命妇对此情形，遂吟诗道：

原文：鈴虫の声のかぎりを尽くしても長き夜あかずふる涙かな

即使象铃虫一样的哭声音达到极限，(我的悲伤)如这(秋天的漫漫)长夜般永远不将启明，泪水不断地、不断地流淌。

Seidensticker 译本：The autumn night is too contain my tears,

/Though songs of bell cricket weary, fall into silence

秋天的夜晚太短，以至我来不及抑制自己(悲伤)的泪水。虽然铃虫的声音逐渐变弱，以至沉寂。

原文作者紫氏部表达的和歌语境是月沉、空澄、风凉，草丛中传来的铃虫的声音诱人掉泪。秋夜的「鈴虫の声」字面上来看传达的是悲切的情感，实则在日本「王朝和歌」表现机能上，向人传达的是美的情感表达、幽玄·有心<sup>⑥</sup>的歌风。铃虫の声、秋夜这些在日本古歌中寓意深刻的词汇与和歌特有的韵律节奏，酝酿出和歌特有的余情、余韵。

虫の声も長き夜あかぬふる里になほ思ひそふ松風ぞ吹く(新古今集、秋下、四七三、藤原家隆<sup>⑦</sup>)

《新古今集》的和歌修辞中，多采用本歌取り<sup>⑧</sup>、体言止め<sup>⑨</sup>，该首和歌中的「鈴虫の声...」同样采用了本歌取り的写作手法。Seidensticker在翻译时没有注意「鈴虫の」中「の」的比喻功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鈴虫が...」，由而将其翻译为「铃虫的声音」，违背原文「象铃虫一样的哭声」之原意，造成误译。

基于文化背景差异，译者很难鉴赏底蕴深厚的和歌，特别是难以明了原作者在和歌文脉中隐含的叙事意图，由而造成翻译的不可能。比较该首和歌原文和 Seidensticker 的译文，译文缺陷是一方面没能正确表达原文的歌风、歌韵，译文意象干瘪、枯燥；二是在词义上由于理解错误，出现误译情况。

(3) 用异化原则处理译文。Seidensticker翻译时所用技巧靠近翻译异化原则：根据既定的语法规则按字面意思将和源语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译成目标语。“信达雅”是中国传统翻译观的基本原则和标准，“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支、严于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sup>[14]</sup> Seidensticker 字词对应忠实于原文的译作风格符合中国传统翻译观，其缺陷是过于追求字面对应，丢失原有意境。

## 2. 对 Seidensticker 译本的评价

与 Waley 译本相比，Seidensticker 译本受到的恭维要多于批评，他的译作被称赞为更为“饱满”、“精确”、“可信”，“剥去了 Waley 虚构的沉赘华丽部分，

恢复了 Waley 删减部分,体现了紫氏部的真实意图”,“令人印象深刻且吸引人”。这些掌声后也存在着少数新批评, J.D Rucinski 讽刺「Seidensticker 女人样的声音象空中服务小姐——故作有礼而毫无个性」;林月文在介绍她的翻译时指出在一些诸如建筑、服装专有名词的翻译上, Seidensticker 别无选择只有像 Waley 一样西化。1976 年, Seidensticker 译本版权被 Penguins Pukkusu 收购,在全球范围内广为发行,成为世界语境中《源氏物语》的先驱。

#### 四、Tyler 译本: 贴近和风文化

2001 年 10 月出版 Royall Tyler 全译本。在 Tyler 英译本「序文」中, Tyler 将自己翻译《源》时的基本指导思想归纳为五点: 1) 对光源氏和其他人物基本抱有好感; 2) 观察他们的风格品行并未崩溃; 3) 文中并未体现俗称的物哀(もののあわれ)和王朝的雅(王朝の雅), 他们只是活在世间的血肉之躯<sup>⑥</sup>; 4) 作者(紫氏部)笔致慎重; 5) 为了读者便于阅读理解, 英译文比原文读起来不至于过于简单。

Tyler 在 Waley 和 Seidensticker 不同的翻译风格中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可能是由于自己居住在澳洲的荒野之地的缘故, Tyler 认为读者会在这部小说的广袤无垠中迷失方向, 因此他提供了“一套方便的定向工具”: 通过对每一回中出现的人物进行列表并添加脚注的方式来解释散落在全书中各种诗歌的意境。其译本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1) 多用长句, 以求贴近原文风格。Tyler 的译本建立在和日本学者共同研究的基础上, 它最大限度吸收了各类研究成果。《源氏物语》原文文体娟长, 晦涩难懂。为体现原作者紫氏部特有的写作风格, Tyler 译本中的句、段都较长, 不易理解。如果将其与日本《源氏物语》现代语译本相比, 其特色与谷崎的持续、缓急自在的文体相似。

(2) 双句手法翻译和歌。《源氏物语》中和歌用典繁多, 造成了和歌的不可译。Waley 先将和歌内容自己体会之后用英诗重构意象, Seidensticker 则将和歌译为英诗对句的形式, 两种方式都不妥当。Tyler 的解决方法是将一句话分为两行, 译文比原诗

冗长, 虽很难与和歌 5-7-5-7-7 的音韵节奏相对应, 但能更为传神地表达作品中人物所言之情。以「空蝉」卷和歌第二首为例:

原文:

空蝉の身をかへてける木のもとになを人からのなつかしきかな<sup>⑦</sup>

Tyler 译本

Underneath this tree, where the molting cicada shed her empty shell,

my longing still goes to her, for all I knew her to be.

Seidensticker 译本:

Beneath a tree, a locust's empty shell.

Sadly I muse upon the shell of a lady.

丰子恺译本:

蝉衣一袭余香在, 睹物怀人思绵绵。

Tyler 在翻译时, 采用双句手法, 严格按照和歌的音节模式, 在英文译本中采用了 5-7-5-7-7 这样的音节顺序, 这使得他的译本很多时候在长度上要远远超过日文原文, 但在内容和形式的对称等上效果极佳。

2001 年, Tyler 的译本由 Penguins Groups 的 Viking 出版。这本对光源氏情爱观持肯定态度的 Tyler 英译本正倍受关注。如今, 依据原文翻译的捷克语、芬兰语、意大利语译本陆续出现, 世界语境中源氏物语像的变容朝着更为广阔的天地前行。

《源氏物语》是 10 个世纪前平安锁国国风文化下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 其古文文体繁复艳丽幽深、语言模棱两可, 作为世界文学奇葩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翻译工作非常重要, 译者要有读通原作的基本功, 跨语境文化背景下双语迅速准确切换的能力, 才能克服隔世文化的差异感, 用只言片语引领读者的审美取向。

《源氏物语》英译本也好, 中译本也罢, 版本众多, 至今为止各译本均为独译, 且绝大部分译者的母语为翻译活动中的目的语。译者对源语言文化背景知识的缺失使得他不能完全理解源语言中隐含叙事者的真实意图。译者在翻译理解过程中本国文化范式起主导作用, 原本阐释过程中缺乏源语

言文化相关语言、绘画、历史专家的参与，不能公正地还原文本。笔者数度查看法国关于日本平安研究状况资料，认为中文译者们可借鉴法国学者们建立团队进行翻译的方法<sup>⑨</sup>。但是中国学者翻译《源氏物语》时，无论丰子恺还是林月文译本的序跋中，在言及翻译作业的史料考证时，均未涉及平安时期文化的思考。学习借鉴他国先行的成功经验，从手段与方法上重审中国的译介工作颇有价值。

《源氏物语》英译本的翻译史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程，从19世纪后叶末松译本的任意删除、添加，至20世纪末译者们借助外力对日语字词用典的详实考证，也基于传媒的发达英语圈学者们翻译时能广泛迅速听取日方专家的建议，使得译本愈来愈忠实于原文，并开始注意翻译中风格的问题，译者们力求译作在遵循“信、达、雅”的基础上，保存原文古朴、幽深、典雅、绵长<sup>[15]</sup>。以光源氏的生命进程为叙事时间，以其身边不断变换的形形色色的女人们为叙事空间，经纬相绕形成一个完美的叙事作品，等等故事推进的节奏进程，都需译者们费心思考，翻译活动只有在宏观上抓住整体，微观上注意细节，广博众家之长，注意风格，才能日趋完美。

在全球语境《源氏物语》的赏析中，在比较文学领域，对不同文化语境中形成各具特色《源氏物语》译本的比较研究尤为重要。这一研究方法的拓展使得学者们由专注单一语言的文本细读(textual analysis)研究转型为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广域视角解读文化的产物——文本。众多译者历经翻译的苦劳将书出版成册，他们的源氏观也一同收入书物之中，他们的源氏观既有多样性、又有个别性，他们的一些个基本观点又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研究《源氏物语》不同译本相互关系、交互影响，具有价值。同时，各国译者和批评家的源氏观也是世界语境中对《源氏物语》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

《源》的翻译工作中还有诸多方面值得推敲，如：长句的处理；主格的明确；和歌音、韵、格的对译；敬语的保留等等，为确保译文的准确性，这就需要各方面专家参与形成翻译团队，博众家之长。

#### 注释：

- ① 颇值一提的是，1882年留英剑桥的末松谦澄写了一部《支那古文学略史》，书中文学观念相当保守，主要论述了中国群经和诸子，对提出和实践“文学史”这一学术范式，具有开创意义
- ② 该处指佛教中的神示
- ③ 该处「含义」一词，在原文中为“conception”，指紫氏部已是在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文论思想，包括写作的表现手法，对现实与浪漫关系的处理美
- ④ Miyagi is the name of a field which is famous for the Hagi or Lespedeza, a small and pretty shrub, which blooms in the Autumn. In poetry it is associated with deer, and a male and female deer are often compared to a lover and his love, and their young to their children
- ④ Ivan Morris是英国作家和日本问题研究学者。他获得哈佛大学日语语言文化硕士学位，获得伦敦东亚研究院博士学位。他撰写与翻译了大量日本现代和古代的文学作品
- ⑤ by Arthur Waley ; see Ivan Morris(ed.),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London, 1970: 142, 155
- ⑥ Pocorobba, Janet. Edward Seidensticker. Accessed at: <http://www.metropolis.co.jp/tokyofeaturestoriesarchive349/300/tokyofeaturestoriesinc.htm>
- ⑦ 有心：高度的象征美的诗境
- ⑧ 本歌取り：是和歌作成的技法之一，将有名古歌（本歌）中的1、2句用入自己所作和歌的创作方法。因有本歌的语意做背景，由而加深了表达效果
- ⑨ 体言止め：使用体言（包括名词、数词、代名词）结句的形式，如松尾芭蕉的俳句「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和「旅人と我が名よばれん初時雨」等
- ⑩ ロイヤル・タイラー。「ただいま翻訳中——三つ目の英訳」芳喜徹編『翻訳と日本文化』山川出版社，2000
- ⑪ « Le Roman du Genji, Le clos du Paulownia », Cipango, Cahiers d'études japonaises, n° hors série, Autour du Genji monogatari, 2008, p. 13-37. 「源氏物語 - 桐壺帖 - 仏語訳」、『特集号：源氏物語をめぐって』寺田澄江編、シパンゴ、日本研究センター紀要、2008年、13-37頁
- ⑫ 2008年《源氏物语》法文新译本由巴黎国立东洋言语文化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源氏研究组花费7年时间译成16。翻译工作由8个人组成的研究组承担，成员包括日方与法方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和歌、美术史等研究学者，集团成员按页码顺序将翻译任务分工，每月集中研讨一回，数度修改而成，现译至「帚木」

帖。新译本是建立在集体翻译、一致共识的基础上,其特色:一、忠实于原文,对译文正确与否全体会员参入讨论。由于古本缺乏主语,物语叙事中的发话者、受话者、动作主体等等都需在重读原文的基础上慎重思考。仔细分析语法,参照主要注释古本、玉上注释本及全集本、集成本的注释。基本翻译指导方针是对文本中有所暗示的部分不赞成采用直译,尽量用法语将其表达出来;二、不赞成将文本中没有的部分添加;三、不赞成由于要保持原文特征而牺牲译文通俗易懂。该课题组每位学者将自己的感性与知性充分发挥,共同协作进行翻译。新译文不但做到尽量忠实于原文且力求再现原文的风格

#### 参考文献:

- [1] Suematsu, Kencho. *The Tale of Genji*[M]. London: Trubner, 1882.
- [2] Kencho Suematsu, Muraskaki Shikibu. *The Tale of Genji*[M]. Boston: Tuttle Pub, 2000.
- [3] Kencho Suematsu, Muraskaki Shikibu. *The Tale of Genji*[M].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74.
- [4] Waley Arthur. *The Tale of Genji*. 6 vols. by Murasaki, Shikibu.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5.
- [5] 平川佑弘. 关于英译本《源氏物语》[G]. 世界语境中的《源氏物语》.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6] Raymond Mortimer.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M]. London: Allen & Unwin, 1970: 73.
- [7] Pinnington A J, Arthur Waley. *Bloomsbury Aesthetics and The Tale of Genji*[J]. *フエリス女学院大学紀要* 23, 73, 1988(3): 41.
- [8]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9] Pearce, Donald. Shikibu, Murasaki. *The Tale of Genji*[J]. *Library Journal*, 1976, 101(16): 1860.
- [10] Waley, Arthur. *Notes on Translation*[C]//Morris, Ivan.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London: Allen & Unwin, 1977: 152-164.
- [11] Seidensticker, Edward G. *The Tale of Genji*[M]. New York: Knopf, 1976.
- [12] Cooksey T L. *The Tale of Genji (Book review)* [J]. *Library Journal*, 2001, 26(15): 81.
- [13] 陈大亮. 重新认识钱钟书的“化境”理论[J]. *上海翻译*, 2006(4): 40-43.
- [14] 汉娜·阿伦特. 启迪--本雅明文选[M]. 张旭东, 王 斑,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15] 曹明伦. 揭开“纯语言”的神秘面纱—重读本雅明的《译作者的任务》[J]. *四川大学学报*, 2007(6): 79-86.

责任编辑: 黄燕妮